

◆金国泉专栏·雷池著录

◆人间小景

◆风雅颂

端庄儒雅的望江饮食文化

望江的历史，一半是水，一半是孝。所以望江历史上被称为水乡、孝乡、义乡。所以望江人遇事讲情感、尚礼仪、重操守，一切以珍重对方为旨归。即便是一桌饭，一次小聚，也要吃出个十规八矩，仪态万方，端庄儒雅。假如是红白喜事，那就像武侠小说里武功极致的武者，几乎达到了无我的境界。

我从小就受着父亲那些又繁琐又严苛的礼节教育。现在想来，繁则繁矣，仍然一生受用。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姿。大约父亲就是从站相开始教的。否则，歪七斜八，那不成人模狗样了！来了客人，要主动叫人家，要站起来让座，不然，坐在那里老八四，那与八五还有什么区别？

客人在我们家吃饭，小孩子不要上桌子，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宠。帮孩子夹点菜到旁边吃，这是规矩。记得小时候只要家中来人，我是绝对上不了桌。

那时候，生活水平差，特别我们农村，粮食要精打细算，吃饭方面特别有分寸感。乱做不得，乱吃不得。家乡就是这样规矩着。一年到头吃不到几次肉，所以肚子里经常闹翻天，咕咕叫。但再穷也不要一副穷酸相，不能让人耻笑你。父亲常常这样又正词严。到人家做客，装饭也要看看人家锅里还有多少，这年头，大家都差不多。但锅里再有，你再怎么饿，也不能吃三碗饭。人家以为是三天没吃饭的饿鬼进门了。吃饭时主人没动筷子，你就不能动筷子，吃菜要吃自己旁边的菜，不要在桌子上翻山越岭，看到一碗好菜就不停地吃，没别人的份。桌子上如果有一碗肉，不能随便吃，主人不带头，你就不能吃，主人叫你吃，那是一种客气，一种礼貌，证明他们家还要用这碗肉招待其他客人。夹菜时筷子上的饭舔干净，别人看到怎么吃呀！夹菜不能接连超过两次，吃三口饭才能吃一口菜。端碗时，食指在碗腰，父亲告诉我，为什么叫食指，证明这根手指是用来吃饭的，我至今也没弄清楚父亲这话的正确性。其他三指在碗底，大拇指要扣住碗沿，否则，就叫孩子吃饭。吃饭时，要端着碗，用碗去就嘴，不是用嘴去就碗。猪才是用嘴去就槽呢！不要吃得响声太大，你以为你那声音好听呀？猪吃东西才吧嗒吧嗒。不要把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总共才那么点大的桌子，你把胳膊放在桌上，别人怎么吃？夹菜时，要从上面夹，夹一个是一个。不要翻江倒海，不都是一个锅一个人炒的菜吗！换来换去，搞得一桌子人都吃你的口水。要是在船上，人家就要公开叫你滚，因为船家忌讳“翻”。吃饭时，尽量不要漏饭菜，漏下来的饭菜要捡起来吃下去，那是粮食，不是猪菜。你是人，不是猪。

人家帮你装饭，你要站起来双手接住，不能一只手，那是大不敬。吃饭时，嘴里有饭，不要急着说话，要把饭吞下去才能说话，不然，你那吃相，让满桌子的人都没法吃。吃完了，要招呼一下其他人：“你们慢慢吃！”不要像人家欠了你什么似的，碗筷最好是自己放到灶下（厨房）去，如果主人客气，叫你放在桌子上，你的筷子不能放在碗上面，要放在桌子上，放在碗上的意思是你没吃好，那样主人就不知怎么办了。

在家要主动为客人装饭，饭要装满一点，不然人家又不好意思吃三碗，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回家吧！父亲还说，特别是在人家做手艺，眼睛要盯着师傅的碗，注意给师傅装饭，不能让东家为你师傅装饭，吃饭要吃快点，放碗（吃完了）一定要放在师傅的前面。

红白喜事的酒席上，我的家乡规矩就更多了。家乡的饭桌叫八仙桌，几乎没有圆桌——我不知道传说中的八仙坐的是不是这样的桌子。八仙桌两边分别坐两人，上下分别坐三人，一桌共坐十人。两边为尊，上下为辅。父亲告诉我，一般进门的右手边最上面的最大最尊，叫东角一席，一席对面叫二席，也就是第二，第三席就是与第一席坐在一条凳子上的客人，第四席当然是第三席对面，第四席又叫壶口席，因为其下面就是拿酒壶给人斟酒的，家乡可能是叫偏了，叫成了壶口县，于是大家称这个位置叫县。五六七就是从第一席上排邻座开始，八九十就是最下面的了，基本是主人叫来陪酒的。清乾隆《望江县志》记载得清楚：凡乡饮酒礼，序长幼，论贤良，别奸顽，罪罪人。

所有酒席，东角一席一般是年尊长者，斟酒也就必须从第一席开始，必须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斟二席时，要换过来，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然后又换过来斟第三席的，然后又换过来斟第四席，然后一路顺风斟完。父亲告诉我，斟酒倒茶都有规矩，茶倒七分，酒斟九分。敬酒要站起来双手举杯，与客人碰杯时，杯子要放在客人杯子的下面，以表敬重。客人坐下后，你方能坐下。请客人吃菜，一定要叫坐一席的客人先吃。刚上来的菜肴，要先放到一席旁边。

家乡办喜酒，最隆重的莫过于拉席，叫坐席口，没有半小时解决不了问题的，大家都谦虚，都彼此尊重。大家坐定，才开始上菜——不是现在先上菜，然后请人坐下，然后开始斟酒。那份热烈那份恭谦那份繁文缛节却浑身都是端庄儒雅。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草垛扎上绿头巾

解良

十月下旬，阿勒泰下雪了。这让我想起八月里在阿尔泰山脚下凸凸囊囊岩响间游食的棕色盘角大尾羊，色如山坡上熟红了的灯芯草，晃动着圆臀和肥尾；还有黑花牛、黄牛牛，和昂首圆臀似摇曳芦苇的牧羊犬。去喀纳斯湖，遇见沿公路转场的羊群咩咩喧腾，浩浩荡荡。“移动牛栏”里的牛——坐上加固围栏的小货车，省去跋涉，悠闲惬意。两个月后，阿勒泰迎来降雪天气，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依然葱茏的是一领领扎在草垛上的绿头巾。我在想，绿头巾一定会让牛和羊感到踏实，那是越冬无忧的保障。

八月里，我们乘坐“甲壳虫”行将抵达喀纳斯湖的时候，忽见图瓦人的几幢木屋有两处绿屋顶，色泽恰似喀纳斯河水一般柔绿，宛若琉璃。车到近处，发现“绿屋顶”非木屋，而是堆在房前屋后与房子一般高的屋形草垛，所苫绿色大雨布似绿色屋顶，更像给草垛扎上了绿色头巾，浪漫而温馨。八月是打草季，牧人们正在为牲畜筹备过冬的口粮。浏览

了喀纳斯湖风光后，我们前往禾木村，车过贾登峪，又见木屋人家，如果说院内耸立的一块块太阳能板是阳光充沛的新疆观点，码在房前屋后扎上绿头巾的草垛则是阿勒泰特色。初秋夕阳下，点缀图瓦人村落的同样是一堆堆高似木屋扎上绿头巾的草垛，犹如在上百幢人字形木板雨棚之间镶嵌出苹果绿、松花绿。我问女房东，为草垛苫盖绿色大雨布是否这里的传统习俗，还是上级要求统一颜色？她是来自外地的木屋经营者，不谙牲畜越冬事务，却肯定地说，没有这种要求。这么说，阿勒泰的牧人与大自然心有灵犀，给牛、羊、马、骆驼的食草配上与喀纳斯湖水、禾木河水同色的绿头巾，另有一番诗意？

初秋早上，禾木村扎绿头巾的草垛引来喳喳的喜鹊，小燕子呢喃于草垛与木屋间，天上的鹰则在如纱的晨雾中俯瞰山地草原，巡视着阿勒泰如火如荼的打草季。从禾木村出来，红色的拖拉机不时出现车窗外，拖着圆盘齿齿接草机在山地里收割，八个“风火



◆信笔扬尘

秦潭湖秋韵

周晨星

季节就像一位非常敬业的画家，总是踩着节拍，在长江中下游的宣城勾勒出秋天的轮廓。秋意最浓的时候，秦潭湖岸边的草地上，铺着层层叠叠的落叶。空中、半空中，金黄的银杏叶，深红色的枫叶，还有那些依然保持着夏日翠绿的松柏叶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大自然最绚烂的调色盘。微风吹过，落叶轻轻飘舞，宛如一群穿着彩衣的精灵，在地面上跳跃旋转，最终，缓缓落入湖中，激起一圈又一圈小小的涟漪。秦潭湖的水，在秋天的照耀下，闪烁着点点银光，宛如一面明镜，又像一块流动的水晶，将四周的景色一一倒映其中。

◆信笔扬尘

母亲的吆喝声

许海利

“绿豆丸子咯，刚出锅的绿豆丸子咯！”我读初中时，这个吆喝声每天会准时在大街小巷响起。这个声音我最熟悉，因为吆喝的人正是我的母亲。我的父母都是靠种地为生的农民，不幸的是，父亲给人帮忙盖房时，不慎摔伤了双腿。那几年，父亲在家养病，天天吃药花钱，我上学要缴学费，再加上家里日常开销，全靠母亲柔弱双肩支撑着，生活越来越困难，还欠下不少外债。母亲非常要强，从不会向困难低头，她炸制的绿豆丸子色泽金黄、外酥里嫩、口感醇正，吃过的人都说好吃，于是母亲决定卖绿豆丸子来改善全家生活。

母亲先将绿豆用石磨碾成两半，放入水中浸泡一晚，去皮后再用石磨磨成细小颗粒，加入八角、茴香、芝麻油、食盐等配料，搅拌均匀后用小勺制成团，放入油锅中慢慢炸至金黄，捞出后装入干净的筐子。母亲卖绿豆丸子的工具就是家里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她把装满绿豆丸子的筐子和一个装着零钱的旧式皮包放在车兜里，车把上一边挂着秤，一边绑着一沓方便袋。母亲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虽然破旧，但看上去却干净利落。那时没有高音喇叭，全靠扯着嗓子吆喝着卖。“绿豆丸子咯，刚出锅的绿豆丸子咯！”母亲的吆喝声回响在村头巷尾、大街小巷。母亲做的绿豆丸子颜值高，味道正宗，秤秤也实诚，时间一长很多人都成了她的老客户。每当母亲吆喝声响起，车子周围会迅速围满了人，丸子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傍晚时分，秦潭湖变得更加迷人。靠近岸边，夕阳的余晖与金色的树叶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剪影。湖面上泛起的波纹被夕阳染得金光闪闪，宛如一条彩色斑斓的绸带在湖面上轻轻飘动。湖畔的树木和远处的山峦在夕阳的映照下也变得柔和而温暖。秋天的秦潭湖，是一幅充满诗意与画意的长卷。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游客前来，停下忙碌的脚步，体会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路一瘸一拐的，忙问怎么回事。“唉，刚才往回赶的路上，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滑到了沟里，可能扭伤了脚踝！”听了母亲的话，我赶紧让她脱掉湿透的鞋袜，这时母亲的脚踝已肿得像馒头了。我打来一盆冷水，拿来毛巾，想给母亲冷敷，可要强的母亲赶忙阻止说：“没事，这点伤算什么！”说完就自己动手冷敷起来。天亮后，母亲肿着脚踝，走路跟踉跄跄，但照样推着车子走街串巷。那些年，母亲靠卖绿豆丸子供我读书上学和给父亲看病吃药，帮我们全家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时至今日，每当大街小巷响起小商小贩的吆喝声，我都会感到特别的亲切，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

母亲的声声吆喝，吆喝出了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吆喝出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吆喝出一段人生的苦涩记忆，无论时光怎样远去，母亲的吆喝声将会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绿豆丸子咯，刚出锅的绿豆丸子咯！”伴着风雪，母亲的吆喝声又准时在大街小巷响起。到了晚上九点多钟，母亲才赶回来，她满身是雪，眼睫毛变成白色的，头发上还有冰凌，在灯下闪着亮光。我突然发现母亲走

“在旋转，拖拉机尾部似金凤凰开屏。捆草机吐出一捆捆打包好的草垛，均匀地摆放在草原上，如一块块闪光的金砖。公路两边的草场上三三五五地堆起扎上绿头巾的草垛，收割后的草场似被木梳梳理过，留下的图案巧夺天工，如大鹏展翅，似斑马奔腾。陡斜的山坡上出现一对夫妻，用耙子搂揽割落在坡上的碎草，对面山坡上的木屋就是他们的家，院落里已经堆起几座扎上绿头巾的草垛。司机阿丰给我说，捆草机吐出一捆草约二十斤上下，值三十元钱。若雨水不好，草捆就贵。山鹰在收割后的草场上空盘旋，不知在寻觅什么。途中见一位拄单杖的老妇将一群鸭子赶进收割后的草场，阿丰说，草被收割，秋后的蚂蚱无处藏身，蹦纵蹦跳，是鸭子秋天的美食。

从阿尔泰山转向天山，路过克拉玛依、伊犁、那拉提，码在野外的草垛变成哥特式，尖券、肋架拱顶，美观、艺术。回首阿勒泰的草垛，敦实、朴厚，荡漾在阳光下的一抹抹碧晕让人眩目。阿勒泰下雪了，我将扎在草垛上色如喀纳斯湖水的绿头巾看成董色安伴的象征——意蕴生活有着落，精神有寄托。不是吗？在一个白雪茫茫的世界，绿头巾与越冬的牧草一起抵御风雪，温暖相伴，绿色则给人畜带来憧憬与期盼，春天很快会带着肥美的水草回到阿勒泰。

赵太阳的诗

致苏仁聪的二叔

我从未见过苏仁聪和他多次提及的二叔只听说他们是大山和森林养育出的诗人今天的二叔死了，一个走出森林的人被酒精理进了森林的更深处或许没有乌鸦替他发出哀鸣，或许没有生前就没有人替他硬化的肝肠疼，死后应该更加沉默和苏仁聪不同，他在大学里教诗歌他有一群仰慕者我甚至不知道二叔的名字，仅在只言片语了解到他是孔乙己，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和恍惚的精神曾有很多时刻，我接近且只是接近他脱不掉的长衫，我脱掉了对于一个一生不得志的人来说，只有死才能真正解脱，酒精只是一把无法根除千疮百孔生活的手术刀所以诗人死了，或许他得偿所愿或许遗憾万千和他一样的人或许还有希望命运温柔，善待活着的贫苦的人们

在高速路口的一处民房

多年后，我寄居在高速路口的一处民房背后是油菜、大豆和水稻这里的农夫勤劳，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田野用一把几代人流传下来的锄头松土、除草

有时我也想把我的命交在这里一颗从北方飘来的种子，在异乡开始生命的轮回：生根、发芽，再到死亡只是种在土里的我，不知道被谁收割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哭二十多年的时间轻轻地，坚决地从眼前飘然而去我甚至已经哭出声来因为北方突然下起了大雪

遇见绿皮火车

幸好还有绿皮火车可以裹下漂泊的灵魂他们足够沉重可以使列车缓慢行驶我横卧在车轨冰冷的铁传来轰鸣这接近死亡的声音让我看见祖父、舅姥爷、二伯他们分别死于苍老、百草枯和癌症不管是否对这个世间有所留恋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消失了幸好死亡可以延缓我可以从铁轨起身重新走进车厢和众人一样，把家乡背在身上随着古老的阳光一起衰老

松树谣

岁寒三友，都与我交好而松树和我相谈甚欢松下，我和一块大石头亲近使它托起我沉重的肉身此时，一些心事仿佛就要流露出来顺着颍河一直流亡在淮河口，和水波一起撞向岸边岸上的行人视若无睹，渐行渐远没有人关心一个陌生人的心事甚至没有千山，只有鸟飞绝我的平原辽阔，在寒冬目光所致，只有荒草、枯树、清风这清冷的风从西伯利亚一路南下越过大兴安岭、祁连山，直达秦岭终于在淮河流域和我相遇同时遇见我的一些孤独在这南北对峙当中我该像一棵挺立的青松放下儿女情长放下贫困潦倒、失意落魄在清风中我该成为岁寒的第四友

杀年猪

这么多年吃猪肉从未对猪产生恻隐之心今年的最后一天我目睹众人正在结束它的一生我不忍作为旁观者看完整个过程很快就走开了

哀号在村子里蔓延开来穿过大街小巷，钻进大片迷雾之中直到我已经走出村子仍然能够听见刀子插进肚子再拔出，喷薄而出的血流声

很快太阳拨开云雾天被染得通红

公园一角
汪丽娟
摄

